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
第六回 賀姜酌周府慶宜男 建齋壇馬娘哭主婦

話說周庸祐自從聯元到任粵海關監督，未曾拜見督撫司道及三堂學使，卻先來拜見他，這時好不聲勢，因此城內的官紳，哪個不來巴結？故十二位官紳，一同作了拜把兄弟，正是互通聲氣，羽翼越加長大的了。自古道：「運到時來，鐵樹花開。」那年正值大比之年，朝廷舉行鄉試。當時張總督正起了一個捐項，喚做海防截緝經費，就是世俗叫做闈姓賭具的便是。論起這個賭法，初時也甚公平，是每條票子，買了怎麼姓氏，待至放榜時候，看什麼人中式，就論中了姓氏多少，以定輸贏。怎曉得官場裡的混帳，又加以廣東官紳鑽營，就要從中作弊，名叫買關節。先和主考官講妥帳目，求他取中某名某姓，使闈姓得了頭彩，或中式每名送回主考官銀子若干，或在闈姓彩銀上和他均分，都是省內的有名紳士，才敢作弄。這時，一位在籍的紳士劉鶚純，是慣做文科關節攬主顧的，他與周庸祐是個莫逆交。那時正是他經手包辦海防截緝經費，所以舞弄舞弄，更自不難。那一日正來拜見周庸祐，談次說起闈姓的事情，周庸祐答道：「本年又是鄉科，老哥的進項，盡有百萬上下，是可預賀的了。」劉鶚純道：「也未嘗不撇光兒，只哪裡能夠拿得定的。」周庸祐道：「豈聞童謠說道：『文有劉鶚純，武有李文佳。若要中闈姓，殊是第二世。』」這樣看來，兩位在科場上的手段，哪個不曾領教的？」劉鶚純聽了，忙扯周庸祐至僻處，暗暗說道：「棟公，這話他人合說，你也不該說。實在不瞞你，本年主考官，正是錢閣學，副的是周大史，弟在京師，與他兩人認識，因此先著舍弟老人劉鶚原先到上海，待兩主試到滬時，和他說這個。現接得老八回信，已有了眉目，說定關節六名，每名一萬金，看來闈姓准有把握。棟公便是占些股時，卻亦不錯。」周庸祐道：「老哥既是不棄，就讓小弟占些光也好。」劉鶚純道：「哪有不得，只目前要抬怎麼姓氏，卻不能對老哥說。彼此既同志氣，說什麼占光？現小弟現湊本十萬元，就讓老哥占三二萬金就罷了。」

周庸祐不勝之喜，一面回至關裡，見了聯元，仍帶著幾分喜色。聯元道：「周老哥有怎麼好事，卻如此歡喜？可借本官還正在這裡納悶得慌。」周庸祐道：「請問大人，怎地又要納悶起來？」聯元道：「難道老哥不知，本官自蒙老哥慷慨仗義，助這副資本，才得到任。條命裡帶不著福氣，到任以來，金價日高，若至滿任時，屈指不過數月，恐這時辦金進京，還不知吃虧多少。放著老哥這一筆帳，又不知怎地歸款了。」周庸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大人還有怎麼計較？」聯元道：「昨兒拜會張制帥，托他代奏，好歹說個人情。因從前海關定例，辦金照十八換算，近來時價也至卅六七換，好生了得，故此小弟欲照時價折算進京。奈張制帥雖然代奏，只朝上說是成例如此，不得變更，因此不准，看來是沒有指望的了。」周庸祐道：「此事我也知得，自前任的挪去二三十萬，自然歸下任填抵。借小弟的三十來萬，又須償還，偏又撞著千古未有的金價，也算是個不幸。只小弟現在有個機會，本不合對大人說，但既然是個知己，如何說不得？」

聯元聽了，急問有怎麼機會。周庸祐便附耳把和劉鶚純謀的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聯元道：「原來科場有這般弊端，怪不得廣東主試官是個優差了。」周庸祐道：「年年都是如此。可笑賭闈姓的人，卻來把錢奉獻。」聯元道：「既有這個機會，本官身上，究有什麼好處？」周庸祐道：「小弟准可在劉某那裡占多萬把本錢，就讓些過大人便是。」聯元聽得，喜得笑逐顏開，即拱手謝道：「如此始終成全本官的，本官銘感的了。」兩人說罷，周庸祐即轉出來，次日即到劉鶚純那裡回拜，就在買關節姓項下，占了資本三萬銀子，暗中卻與聯元各占一萬五千。把銀子交付過後，因那劉鶚純是個弄科場的老手，這場機會，都拿得九成妥當。

不覺光陰似箭，已是八月中旬，士子進闈的，三場已滿，不多時，凡賭闈姓的都已止截，只聽候放榜消息。那一日，劉鶚純正到周庸祐的宅子來，庸祐接進裡面，即問闈裡有怎麼好音。劉鶚純道：「不消多說，到時便見分曉。這會弄妥關節之外，另請幾位好手進場捉刀。因恐所代弄關節的人，不懂文理，故多花幾塊錢，聘上幾位好手，管教篇篇錦繡，字字珠璣，哪有不入彀的道理？」正說得興高采烈，周庸祐道：「放榜的日期，是定了九月十二，還隔有五天，到這時，就在談瀛社設一酌，大家同候好音，你道何如？」劉鶚純答一聲「是」而去。

果然到了是日，周庸祐就作個東道，囑咐廚子在談瀛社準備酒席。除了三五做官的，是日因科場有事不便出來，餘外同社各位紳士，都到談瀛社赴席去了。少頃，劉鶚純亦到，當下賓朋滿座，水陸雜陳。正自酣飲，這時恰是闈裡填榜的時候，凡是中式的人，倒已先後奔報，整整八十八名舉人之內，劉鶚純見所弄關節的人，從不曾失落一個，好不歡喜，即向周庸祐拍著胸脯說道：「棟翁，這會又增多百十萬的家當了。」周庸祐一聽，自然喜得手舞足蹈。同座聽得的，都呼兄喚弟的贊羨，有的說是周老哥好福氣，有的說是劉老哥不把這條好路通知。你一言，我一語，正在喧做一團，忽見守門的上來回道：「周老爺府上差人到了。」

周庸祐還不知有甚事故，即令喚他上來，問個原故。那人承命上前，拱手說道：「周老爺好了，方才二姨太太分娩，產下一個男子，駱管家特著小的到來報知。」周庸祐聽到這話，正不知喜從何來。方才科場放榜，已添上百十萬家資，這會又報到產子，自世俗眼底看來，人生兩宗第一快事，同時落在自己身上。又見各友都一齊舉杯道賀，不覺開懷喝了幾盅，就說一聲「欠陪」，即令轎班掌轎，登時跑回宅子去。只見家人都集在大堂上，錦霞四姨太太，已幫著打點各事，香屏三姨太太也是到來了，其餘僕婦丫環，都往來奔走。

各人見周庸祐回來，都歡天喜地，老爺前老爺後的賀喜，單不見馬氏。那錦霞四姨太太接著說道：「將近分娩的時節，即對馬太太說知，誰想馬太太說恰是身子不大舒服，沒有出來。妾是不懂事，只得著人催了那穩婆到來，還幸托賴得大小平安。不久三姨太太又到了，妾這時才有些膽子，今是沒事了。」香屏道：「妾聞報時即飛也似的過來，到時已是產下來了。」一頭說，一頭著丫環點長明燈，掌香燭拜神。又準備明天到各廟裡許個保安願，又要打點著人分頭往各親串那裡報生。周庸祐一一聽得，隨到二姨太太房裡一望，見那穩婆和丫環巧桃、小柳，在那裡侍候著。穩婆早抱著小孩子起來，讓周庸祐一看，周庸祐看得確是一個男子，心上歡喜說道：「二姨太這會身子可好？」各人答應個「是」。周庸祐又吩咐小心侍候，別教受了風才好。說罷，隨即轉身出來，叫駱管家先支出五百兩銀子。作紅封，又囑明兒尋好好的乳娘，並說道：「凡是家裡有了喜事，就是多花些銀子，也沒緊要。」駱管家答應過了，然後退下。

到了次日，自然親朋戚友，紛紛到來道賀。一連幾天，車馬盈門。所有拜把兄弟，共十一位官紳，和闈裡受職事的人，與一切親友，有送金器的，有送袍料的，都來逢迎巴結，只有馬子良未到，周庸祐也覺得奇異。原來馬氏也是懷了六甲，滿望二姨太太生女，自己生男，還是個長子。今見二姨太太先生了一個男子，將來家當反被他主持了，所以心懷不滿，故並未報知馬子良。那馬子良又因家道中落，常看妹子的臉面，因此不敢違妹子的意思。周庸祐還不省得，次日在馬氏房裡，見馬氏托著腮，皺著眉，周庸祐正問他怎地緣故，馬氏即答道：「天生妾薄命，是該受人欺負的。往常二房常瞧我不在眼內，這會又添上個兒子，還不知將來更嘔多少氣！」周庸祐道：「常言道：『侍妾生子，為妻的有福。』你是個繼室，便算是個正妻，哪個來小覷你？你也休再淘氣罷了。」馬氏道：「老爺常出外去，哪裡知得那三房四房雖瞧我不起，還不敢裝模作樣。那二房常對人說：他是先到這裡，親見我進來的，故凡事都不由我作主意。又說我外家是個破落戶，紙虎兒嚇不得人，杉木牌兒作不得主，這樣就該受人欺負了。我外家哪裡敢作人情送禮物來，高扳他人？須知我是拳頭上立得人，臂膊上走得馬，叮叮噹噹的女兒，又不是個丫頭出身，如何受得這口氣？」周庸祐道：「料二房未必有這等說話，你休要聽人說。」馬氏見周庸祐不信，還是撒嬌撒癡，嗚嗚咽咽的說了一會，周庸祐只得安慰一番而罷。隨轉過來二姨太太房裡，自不提馬氏的說話，只著管家擇個日子，好辦彌月薑酒，駱管家領命去了。一會子隨來回道：「十月十一日，是個黃道吉日，准合用著。」周庸祐答個「是」，就令人分頭備辦去。

不料那馬氏聽得十月十一日是彌月，正要尋些凶事，要來衝犯他，好歹他的兒子不長進，才遂卻心頭之願。那一夜，就枕邊對周庸祐說道：「妾日來心緒不安，常夢見鄧氏奶奶對著妾只是哭。妾已省得，他自從沒了，並沒有打齋超度他，怪不得他懷恨。老

爺試想，這筆錢是省不得的。不如煞性做了這場功德，待他在泉下安心，庇護庇護，使家門興旺，兒女成就，便是好了。」周庸祐道：「我險些忘卻了，這是本該的。但兒子將近彌月，不宜見這些凶事。」馬氏道：「橫豎家裡事，有什麼忌諱？況且本月是重陽節，陰間像清明開鬼門關，正合做功德。老爺若嫌凶喜交集，可在府裡辦差酌，卻另往寺門打齋也使得。若待至十月，怕妾早晚要分娩，十一月又是老爺和三房的岳降，十二月又近歲暮，都不合用的。」周庸祐聽得，覺得此言有理，便即應允而行。果然到了次日，就著人擇定九月廿五日起，建十來天清醮，府裡上上下下，都到長壽寺做好事。各人聽得，也見得奇異，都來對二姨太太說知。二姨太太道：「他的心術，你們難道不知？自古道：『吉人自有天相。』」任他怎麼做去，我只是不管。」此時馬氏這裡，一面使人到寺裡告知住持，打掃房舍伺候，都不必細說。

單表到了二十五日早膳之後，東橫街周府門前，百十頂轎子，紛紛簇簇，聽候起程。香屏是另在素波巷居住的，這時也到來，錦霞也是同往。其餘親串到的，例說不盡。那些丫環僕婦，都想鄧氏生前慈祥和厚，哪個不願追薦他？又因鎮日圍在屋裡，自然想前往十天八天的了。於是馬氏的丫環寶蟬、瑞香，第三房的丫環巧桃、小柳，第四房的丫環碧雲、紅玉，就是第二房的丫環麗娟、彩鳳，都由二姨太太使他同行。二姨太太身邊，只留一二個粗笨的婢子侍候。駱管家或在宅子裡，或到寺門打點，及僕婦一切家人，倒是來來往往，周宅裡幾乎去個空。各人上了轎子，有的說漏了包兒，使人回去取；有的說漏了籃子，使人回去拿。哄哄嚷嚷，塞滿街巷。或叫坐穩轎子，或叫扯上轎簾，說說笑笑。駱管家即走來說道：「這是在街上，比不得宅子裡，也要守些規矩。若太過嘈鬧，是不好看了。」各人方才略止了聲。

少時陸續起程，寶蟬、瑞香伴著馬氏先行，餘都挨次而去。路上看的，都站在兩邊。及至寺前，早有住持執香迎接。周宅人等，一一下了轎子，馬氏見頭門是土地及兩位泥塑天將，過了又是四大金剛，馬氏率領三四房侍妾及丫環，一層一層的，瞻拜觀玩。駱管家立在台基上，逐一點過，各人都已到齊，即對住持道：「我們家人來得多，要準備五七間相連的房子安置，才易照應。」並囑不准閒人進去。住持答應著，預備去了。住持又對駱管家說道：「貴府人多，雖有丫環僕婦，只是人生路不熟，倒茶打水，究竟不便。奈是太太姨太太皆已到了，小沙彌出進不便，可有嫌忌？還請示下來。」駱管家即回明馬氏，馬氏道：「有什麼嫌忌？除了小沙彌伏侍，才不准別的進來罷。」駱管家就對住持說知，住持即派小沙彌幾人，聽候使用。

忽馬氏著人請住持進來，囑咐準備齋壇。住持急進來，先向馬氏見個禮，馬氏就問幾時能夠開壇。住持回道：「西時就是最吉的了。」馬氏道：「各事倒要齊全，也不必計較銀子。」住持道：「小僧也省得，像太太的人家，本該體面些。」馬氏道：「不要過獎，我只願多花幾塊錢，齊齊備備，望鄧奶奶早日昇天。」住持道：「不是過獎，東橫街周，高第街許，一富一貴，哪個不知？自太太進了門，姓周的越加興旺，城內外統知道了。」馬氏聽了，外面雖然謙讓，內裡見有這番獎贊他，已著實歡喜。

住持又談一會，然後退出，打點下去。到了西刻，即請馬氏一群人到大雄寶殿上，但見正中供著鄧氏奶奶牌位，殿上掛著長幡飄動，左邊寫道是「西方極樂世界」，右邊寫道是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壇裡十二張桌子，都供著佛像，派十二位僧人散木魚，誦《法華經》。另有方丈披袈裟執錫杖，敲玉磬念佛。壇外長桿豎起，系著紙鶴兒，名叫跨鶴上西天。所有丫環，都在壇裡燒往生錢。又有小沙彌四名，剪燭花、看香火，四名倒茶打水，往來奔走。各僧每日念佛三次，馬氏和眾人即到壇哭三次。一連十數天，都是如此。還有寶蟬、瑞香，向日是鄧氏奶奶丫環，想起鄧氏往日的仁慈，馬氏今日的刻薄，觸景生情，越哭得淒楚。這時念佛和哭泣的聲音，震動內外；香燭和寶帛的煙，東西迷漫。弄得壇外觀的人山人海。忽聽得壇外台階上一聲喧鬧起來，各人都嚇了一跳。正是：

殿前佛法稱無量，階外人聲鬧不休。